北史 八

列傳第十　　北史二十二

長孫嵩 五世孫儉 儉子平

長孫道生 玄孫幼 從弟紹遠 紹遠子覽 兕 兕子熾 熾弟晟

長孫肥

長孫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時爲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昭成賜名焉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末年諸部乖亂苻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衆歸之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庶師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寔君之子渥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逆父之子勸嵩歸道武嵩未決烏渥迴其牛首嵩僶俛從之見道武于

二漢亭道武以爲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明元即位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酃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荅之又勑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鋭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陝閒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縣於是叔孫

建等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城皐南濟晉諸屯戍
皆望塵奔潰裕剋長安嵩乃班師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
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
也請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為左輔太武即位進
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
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為患蠕蠕
世為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
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
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
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害人神所

棄宜先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亂議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乗虛而寇危道也帝乃問幽徵於天師寇謙之勸行杜超之賛成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汚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舉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謚曰宣王後孝文追録先朝切臣以嵩配饗廟庭子頹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有罪黜爲戍兵後復爵薨謚曰安王子敦字孝友位北鎮都將坐黷貨降爵爲公孝文時自訟先世

勳重復其王爵甍謚簡王子道字念僧龍襲爵父之隨例降爲公位左衛將軍卒謚愼子悦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爲公位光禄少卿卒贈司空嵩五世孫儉仕周知名

儉本名慶明曾祖地汾安東將軍臨川公祖酌恒州刺史父槭員外散騎侍郎早卒儉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太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東夏州防城大都督從尔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彥盧侯周文臨夏州以爲録事參軍事深敬器之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悦留儉爲秦州長史

防城大都督委以後事別封信都縣伯渭州刺史可朱渾
元奔東魏後河渭閒人情離阻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
儉將十餘騎冒難赴之復隨機安撫羌胡悅服轉夏州刺
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
儉以信義招之和乃歸附即以儉爲西夏州刺史摠統三
夏州諸軍事荆襄初附周文表授儉都督三荆等十二州
諸軍事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
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已過
內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
書勞之周文又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

三十用肅羣下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常與羣公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後除東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時梁岳陽

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聽事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庭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魏廢帝二年授東南道大都督荊襄等三十三州鎮防諸軍事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啓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儉陳謀周文深然之乃命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于謹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後移鎮荊州授揔管荊襄等五十

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及周閔帝初趙貴等將圖晉公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小冢宰保定四年拜柱國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勳績隆重乃下詔襃美之兼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初轉陜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陜州刺史儉嘗詣闕奏事時大雪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謹慤若此以疾還京詔以儉舊居狹隘賜甲第一區後薨於夏州總管臨終遺令斂以時服素車載柩不設儀仗親友贈襚一無所受諸子竝奉行之又遺啓請葬周文帝陵側并以所賜宅還官詔皆從之贈本官加涼瓜等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追封鄖國公謚曰文荊州

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為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郿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外給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挹致乖懲勸令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脩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從長潮公元定伐陳沒江南卒隆弟平最知名

平字處均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為周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與衛王直謀誅之王常使平通意於帝護誅

拜開府儀同三司宣帝即位東京官屬以平為少司寇與宗伯趙芳分掌六府隋文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為丞相恩禮彌厚時賀若弼鎮壽陽帝恐其懷貳遣平代之為揚州總管賜爵襄陽公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京師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人閒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後轉工部尚書名曰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庭為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

之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敕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遣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平至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疋還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尋除汴州刺史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庭以平爲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鍪甲象上怒免之俄而上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吏部尚書卒官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吊平以師孝爲勃海郡主簿

屬大業之季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為王世充所害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慎重使掌機密
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明元即位除南統將
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明元切責之以舊臣不加
罪黜太武即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
等率衆出白黑兩漢閒大捷而還太武征赫連昌道生與
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為前驅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
涼宋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揚
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
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

尉謚曰靖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強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為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為三公當世以為榮子旂位少卿早卒旂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為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

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帥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襯司空討降之後為征南大将軍薨謚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

子舆歸六歳襲爵降為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承業聰敏有才藝虚心愛士為前将軍從孝文南討宣武時為楊州刺史假鎮南大将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将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決戰承業以雨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為賊所乘承業後殿初承業既總強兵

乂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內實防之會鮮于脩禮反於中山以承業為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承業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為大都督酈道元為行臺承業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承業前到呼沲承業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為脩禮邀擊琛不赴之賊摠至遂大敗承業與琛並除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承業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雍州刺史蕭寶寅據

州反復以承業為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瘡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答曰死而有巳敢不自力時子孝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為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脩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承業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

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足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遵嚴旨而先討関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為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輙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及雝州平除雝州刺史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為郡公遷司徒公加侍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太

尉公録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尒朱使承業入洛啓節閔誅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轉太傅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表請迴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惲初承業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武帝入關承業時鎭武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録尚書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三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宣承業少輕俠鬭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十餘歲酷妬忌承業雅相敬愛無姬妾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嫌

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子子彥子裕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子彥本名儁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與齊神武構隙加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恒農以為心膂及從帝入關封高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竇泰戰沙苑功加開府侍中及東復舊京以子彥兼尚書令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七年拜太子太傅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為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

蝮虵螫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虵
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
将贈雍州刺史子裕位衛尉少卿啓捨汎階十七級為子
義貞求官除左将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勳封平原
縣伯
義貞弟兇字若汗性機辯強記愽聞雅重賓游尤善談論
從魏孝武西遷別封鄴縣侯周天和初進驃騎大将軍開
府儀同三司歷熊絳二州刺史竝有能名襲爵平原縣公
卒子熾嗣
熾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容頗涉群書兼長武藝建德初周

武帝崇尚道法求學兼經史者為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
隋文帝作相自御正上士擢為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
督封陽平縣子遷稍伯下大夫以平王謙拜儀同三司及
帝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即授内史舍人上儀同三司
攝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累遷太常少卿改封
饒陽縣子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吏部侍郎大業中歷
位大理卿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擊之追至青海
以功授銀青光禄大夫六年帝幸江都宮留熾東都居守
攝左候衛將軍卒官謚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熾弟晟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年十八

仕周為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隋文帝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焉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

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脩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

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
攝圖廻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
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
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
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
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玷厥使來
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
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
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
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

說淶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

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河波頻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柰何不敬婦公攝圖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勲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

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
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
李充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非
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
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吊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
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
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脩
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
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
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

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
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
涖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
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
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
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
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
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
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使隨晟來逆女以宗女
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

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
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
揔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
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
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
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
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寃隙若往投之
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
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
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

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霣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干爲意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發甘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

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内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閒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内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内携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摠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

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

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
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
十餘部盡背達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
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文帝崩匿喪未發煬帝引
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
軍遇楊諒作逆敕以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
雄等共經略之晟辭以子行布在逆地帝曰公終不以兒
害義其勿辭也於是馳遣赴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
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
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

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
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
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
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
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
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
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放効之
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
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
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

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謚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後遇諒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留行布守城遂與豆盧毓閉門拒守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強記遂白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碩歎服之

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別將討平河東蜀薛封東阿縣伯魏孝武西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除太常卿遷中書令仍襲父爵後例降為公改馮翊郡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足為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周閔踐祚復封上黨郡公初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雝錐祖述樂章然黃鍾為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

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祚隆萬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俄改授禮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更造但去小呂加大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竝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為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鍾為天大呂為地太簇為人今縣黃鍾而擊太簇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

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縣黃鍾而擊大蕤是天子端拱群司奉職從此而議何往不可正曰案呂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爲作巫音齊之衰也爲作大呂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稱爲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猶行季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紹遠曰卿之所言似欲求勝若窮理盡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禮祀天樂云黃鍾爲宮大呂爲角此則大呂之用宛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禮且今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作黃鍾不擊大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

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鄉不縣大呂止有黃鍾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爲至理無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並用仲冬之調又曰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並各周宮不依月變略舉大綱則三隅可反然則還相爲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變宮且黃鍾爲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無定體而鄉用林鍾以爲正調便是君

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爲
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且韻妙合眞體然八音平濁
何足可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
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
濁者在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不
清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
尋拜京兆尹歷少保小司空出爲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
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紹遠導之以禮大革弊風政
存簡恕百姓悅服入爲小宗伯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
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爲調

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脩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案周禮奏黃鍾歌大呂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變古典趣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廢八縣七者所望體本求直豈苟易名當更思其義後竟行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損樂器乃與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途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簨虡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此

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爲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旣爲人臣義無寢默必與疾固爭闕庭後疾甚乃上遺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二八倕氏之鍾十六毋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搉而言足爲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統玄精秦漢以還獨爲稱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獨鄙之而況陛下以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伏願珍御萬機不勞改八從七帝省表涕零重贈柱國大將軍謚

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庭子覽嗣

覽字休因性弘雅有器度喜愠不形於色略涉書記尤曉鍾律周明帝時爲大都督明帝以覽性質淳和堪爲師表使事魯公甚見親善及魯公即位是爲武帝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嘆之覽初名善帝謂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累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公武帝崩受遺輔政宣帝時位上柱國大司徒歷同涇二州刺史隋文帝爲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

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殂覽欲乘釁滅之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乃還文帝命覽與安德王楊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被猜忌每致寒心為臣若此竟何情賴朕與公等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待太子宜數參見之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為蜀王秀納覽女為妃後為涇州刺史卒官子洪嗣位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瀅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

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侯又
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大統中歷位豫渭二州刺史以
軍功別封永寧縣伯尋進覆津縣侯魏文帝與周文及羣
公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孝經之要
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云臣救其
惡既出西閤周文深嘆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者周孝閔
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義門郡公出爲玉壁總管頗有威
信卒於鎮贈柱國謚曰簡自喪初至及葬明帝三臨之典
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
恐乖典禮帝不從其爲上所追惜如此子嶸嗣旡弟禮少

以父任爲散騎侍郎與襄城公盧魯元等内侍恭敏有才志太武寵信之曰其父親近吾祖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三以選内侍少有雅度果毅少言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常侍從禦侮左右帝深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爲大將屢有軍功後從平中山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内徙亡匿趙郡推趙準爲主妄造袄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準喜而從之自號鉅鹿公儒爲長史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吏肥討破準於九門斬仇儒禽準詔以儒肉食準傳送京師轘之於市夷其族除肥

兖州刺史姚平之寇平陽道武徵肥與毗陵王順等爲前鋒平退保柴壁帝進攻屠之遣肥還鎭兖州撫慰河南威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賞賜千計後降爵藍田侯卒謚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翰少有父風道武時以善騎射爲獵郎明元之在外翰與元磨渾等潛謀奉迎明元即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累遷平南將軍率衆鎭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即位封平陽王蠕蠕大檀之入寇雲中太武親征之遣翰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川討大檀大檀北遁追擊克獲而還遷司徒從襲赫連昌

破之翰清正嚴明喜撫將士甍太武爲之流涕親臨其喪
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謚曰威陪葬金陵子成襲爵
降爲公位南部尚書卒陪葬金陵翰弟陵位駕部尚書性
寬厚好學愛士封吳郡公贈吳郡王謚恭陪葬金陵
論曰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沈毅任重王室歷
事累世遂爲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矣儉器識明允
智謀通贍堂堂焉有公輔之望蹇蹇焉有王臣之節而處
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哉平識具該通出內流譽
取諸開物成務蓋亦有隨之榱桷也道生恭慎廉約兼著
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二公並列暉炫朝野門祉世祿

榮被後昆雖漢世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子彥勇烈絕倫紹遠樂聲特妙熾乃早稱英俊覽乃獨擅雄辯不然則何以竝統師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且公且侯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世祿不亦宜乎肥結髮內侍雄武自立軍鋒所指罔不摧散鬬張萬人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殞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

列傳第十　北史二十二

周　之晃　孫　粹然　校正

列傳第十一　　北史二十三

于栗磾　孫勁　六世孫謹　謹子寔　寔子顗　仲文　寔弟翼　翼子璽　翼弟義　義子宣道　宣敏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進假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禽獲帝顧而謝之後

爲河内鎭將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北侵擾築壘河上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裕望而異之故有其號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實爲邊界栗磾勞來安集甚得百姓心明元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帝深歎美之太武之征赫連昌敕栗磾與宋兵將軍周幾襲陝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爲公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栗磾自少揔戎迄於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

不濫太武甚悼惜之子洛拔有姿容善應對拜侍御中散
太武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曹令景穆在東宫厚加
禮遇洛拔恒畏避屏退不敢逆自結納項之龍襲爵後爲
中尚書令百寮憚之卒官洛拔有六子長子烈善射少言
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累遷侍中殿中尚書于時
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李冲等各賜金
策許以有罪不死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及遷都洛陽人
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曰陛下聖略深遠非愚管所
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
朕深感不言之益勅鎮代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

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衞不輕卿當祗奉靈駕時遷洛邑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於洛陽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已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沖璽書述敘金策之意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豫帝益器重之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惡然盡忠猛決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即斬其五三元首烈之節槩

不謝金日磾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馬圈帝輿疾討之執烈手以京邑為託帝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祕諱而返稱詔召宣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守無變宣武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為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荅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惡烈剛直出之為恒州刺史烈不願藩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

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辭宣武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初祭三公致齋於廟帝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詔曰諸父慢怠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閤以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爲領軍進爵爲矦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咸陽王禧之謀反宣武從禽於野左右分散倉卒之際莫知其計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禧等猖

狂不足爲慮願綏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爲慰車駕還宮禧已逃詔烈追執之順后旣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及卒宣武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秘器贈太尉封鉅鹿郡公子祚襲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父爲領軍計必無所慮帝遣忠馳觀之烈嚴備果如所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彊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爲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旣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

以父憂去職徙爲司空長史時太傅録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詳亦慙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爲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帝以忠爲列卿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大府卿正始二年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贓罪顯暴者以狀聞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書李崇分

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除
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行服闋再遷衞尉卿河南邑中正
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
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為人乃言於宣武稱中山要鎮作捍
須才乃出忠為定州刺史既而帝悔復授衞尉卿領左衞
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使詣忠慰勉之延昌初除都官尚
書領左衞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劒杖
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恒以禁衞相委昔以卿行忠
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劒杖相錫循名取義
意在不輕出入恒以自防也遷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學

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帝崩夜忠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宮而即位忠與門下議以帝沖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揔攝百揆奏中宮請即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姦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即殿中收顯殺之忠既居門下又揔禁衛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祿四分減一忠既擅朝欲以惠澤

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禄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乃白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寮令加已賞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怨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

忠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問忠在端右聲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爲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劇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

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眚遂不追罪又詔以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初宣武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兵守衛忠從之具以此意啓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爲祟自知必死先表養亡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爲子乞以爲嫡靈太后許之薨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案謚法剛強理直曰

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脩義議忠盡心奉上翦除凶逆依謚法除偽寧眞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卿不同靈太后令依正卿議忠性多阻忌不交勝己唯與直閤將軍章初環千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貨初環保元二人談之遂被賞愛引爲腹心忠擅權昧進爲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弟景字百年忠薨後爲武衛將軍謀廢元乂黜爲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那瓌叛鎮人請糧景不給鎮人遂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旗襖毀辱如此月餘乃殺之烈弟果嚴毅直亮有父

兄風歷朔華并恒四州刺史賜爵武城子果弟勁
勁字鍾葵頗有武略位沃野鎮將賜爵營昌子宣武納其
女爲后封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武郡君後爲征北將
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公自栗磾至勁累世貴
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
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
事人爲介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儒歷侍中河南尹後
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神武討平羊侃於兗州元
顥入洛害之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贈平東將軍

燕州刺史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安定子子提隴西郡守茂平縣伯周保定二年以子謹著勳追贈太保建平郡公

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沈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大行臺元纂討之夙聞謹名辟為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蠕蠕逃出塞纂令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眾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眾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又

遣人外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賊望見雖疑有伏特衆不以爲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特相禮接使其世子佛陁拜焉遂與廣陽破賊主斛律野穀禄等謹請馳往喻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竝款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折郭嶺迎接之謹曰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

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
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
衆孝昌元年又隨廣陽王征鮮于脩禮軍次白牛邏會
章武王爲脩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靈太
后曰廣陽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
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牓募
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許之謹
遂到牓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
聞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
遂捨之後從尒朱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

遂入關周文帝臨夏州以謹爲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群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敕追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帝西遷仍從周文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大統三年大軍東伐爲前鋒進拔弘農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神武至沙苑謹力戰進爵常山郡公又從戰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再遷太子太保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於路左

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及侯景款附請兵爲援謹諫以爲景情難測周文不聽尋兼大行臺尚書丞相長史率兵鎮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賜秬鬯一卣珪瓚副焉俄拜司空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爲蕭繹計將如何謹曰曜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

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裁繹出何
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緜歷數紀
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
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
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
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栅於外城廣輪六
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
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
餘万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
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轝輦法物以獻軍

無私焉立蕭詧爲梁主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
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寶物幷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
新野郡公謹固辭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
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旣立願保優閑乃上
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
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及周文崩孝
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
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
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
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寮嗣子雖幼

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有辭謹旣周文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孝閔踐阼進封燕國公邑万户遷太傅太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及賀蘭祥討吐谷渾明帝令謹遥統其軍授以方略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為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屏閤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師

道自居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揖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爲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

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苔拜禮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時有病護以其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賜鍾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年薨年七十六武帝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繒千段粟麥千斛贈本官加使持節太師雍恒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及葬王公以下咸送郊外配享於文帝廟庭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

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誡諸子務存靜退加以年齒遐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子寔嗣

寔字賓實少和厚以軍功封萬年縣子大統十四年累遷尚書是歲周文帝與魏太子西巡寔時從行周文刻石隴山上録功臣名位以次鐫勒預以寔爲開府儀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尋除渭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進爵爲公魏恭帝二年羌東念姐率部落反西連吐谷渾大將軍豆盧寧討之踰時不尅又令寔往遂破之周文手書勞問賜奴婢一百口馬百匹孝閔帝踐阼授户部中大夫進爵延

壽郡公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反攻丹州遣寔討平之仍除延州刺史五年襲燕國公進位柱國以罪免尋復本官除涼州總管大象二年加上柱國拜大左輔隋開皇元年薨贈司空謚曰安子顗

顗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女妻之以父勳賜爵新野郡公歷左右宮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略淮南尉遲迥之反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顗將圖之因卧閤内詐疾文表獨至顗殺之因言文表與迥通謀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隋文帝以迥未平慮顗復生邊患因宥免之即拜吳州總管

以頻敗陳師賜綵數百段及隋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按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顗當死上以其門著勳績特原之貶爲開府後襲爵燕國公尋拜澤州刺史兒卒于家子世虔顗弟仲文

仲文字次武少聰敏髫齓就學躭習不倦父寔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文帝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嘆之後就博士李詳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起家爲趙王屬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

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
牛羣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
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
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
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彊禦
有次武徵為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以勳授儀同三司
宣帝時為東郡太守及尉遲迥作亂使誘仲文仲文拒之
迥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以功授開府迥
又遣其將宇文胄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
復攻仲文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迥仲文自度不

能支棄妻子潰圍而遁達于京師迥署其三子一女隋文帝引入臥內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摠管給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討迥將檀讓時韋孝寬拒迥於永橋仲文詣之有所計議摠管宇文忻頗有自疑心因謂仲文曰尉遲迥誠不足平正恐事寧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謂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非常人也忻曰三善何如仲文曰有陳萬敵新從賊中來丞相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

訪以虧大體此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潸
泫此有仁心三也忻自是遂安仲文軍至汴州東頻破迴
將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孝寬棄城走初仲文在蓼堤諸將
皆曰軍自遠來疲弊不可決戰仲文令趣食列陳既而破
賊諸將問其故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
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進擊曹
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
成武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饗士仲文選騎襲之遂拔
成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
鄉仲文遣人詐作毗羅使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

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善淨以爲檀讓至出城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勸屠之仲文曰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皆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設伏兵發俱拽柴鼓譟毗羅軍潰皆投洙水死水爲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文帝引入卧內宴享極歡賜雜綵千段妓女十人拜柱國屬文帝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曩者尉迥逆亂所在景

從臣任勅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迴時膺臣
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
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
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
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堤平曹州復東
郡安成武定永昌解亳州圍破徐州賊席毗羅十萬之衆
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生
靈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揔馭燕趙南隣羣寇
北掃旄頭內安外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旟黑水與
王謙爲隣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

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州叛換三蜀臣第三
叔義受脤廟庭恭行天罰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
或銜命危難或侍衞鈎陳合門誠款冥有可明伏願垂泣
辜之恩降雲雨之施則寒灰更然枯骨還肉上覽表并翼
釋之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州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
遇虜破之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
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趣那頡山至護軍川北
與虜遇可汗見仲文軍容整肅不戰而退仲文踰山追之
及還上以尚書省文簿繁雜吏多姦詐令仲文勘録省中
事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上每憂轉運不給

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仲文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使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煬帝即位遷左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重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回擊大破之至鴨淥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

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度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杖十万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顔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

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
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
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
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
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
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寔弟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尚文帝女平原公
主拜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大統十六年進爵郡公
加大都督領文帝帳下左右禁中宿衛遷武衛將軍謹平
江陵所賜得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內名

望子弟有士風者別待遇之文帝聞之賜奴婢二百口翼
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除左
宮伯孝閔帝踐阼出爲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頗有
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君
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必告急
秦州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
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鈔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
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非無所及翼揣
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間至果如翼所策賀蘭祥討吐谷
渾翼率州兵先鋒深入以功增邑尋徵拜右宮伯明帝雅

愛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聽預焉乃
至蕭撝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爲學士翼言於帝曰撝梁
之宗子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蹟恐非尚賢貴爵之義
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明帝崩翼與晉公
護同受遺詔立武帝保定元年徙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
郡公天和初遷司會中大夫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
厥武帝行親迎之禮命翼揔司儀制狄人雖蹲踞無節然
咸憚翼之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去職居喪過禮爲時輩
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武帝又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
及諸王等相傳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也時

論僉謂得人遷大將軍揔中外宿衛兵事晉公護以帝委
翼腹心內懷猜忌轉爲小司徒加拜柱國雖外示崇重實
疎斥之及誅護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
鎮蒲州翼曰冢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既除餘孽宜
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疎不間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
異姓非直物有橫議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
代翼先是與齊陳二境各脩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
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万機將圖東討詔
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
疆埸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

減兵防繼好息人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無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爲安州揔管時大旱涢水絕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禁羣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之聚會歌舞頌之四年武帝將東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前後三乘馹詣翼問策翼贊成之及軍出詔翼自宛葉趣襄城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過秋毫無犯所部都督輒入人村即斬以徇由是百姓欣悅赴者如歸屬帝有疾班師翼亦旋鎮轉宜陽揔管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揔管如舊其年大

軍復東討翼自陜入逕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開門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人庶等喜復見翼並壺漿道左除河陽總管仍從豫州陳將譽天念久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仍除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抄掠居人失業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及尉遲迥據相州舉兵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并書送之時隋文帝執政賜翼雜繒一千五百段并珍寶服翫等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別食任城縣一千戶收其租賦翼又遣子

讓通表勸進幷請入朝許之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太尉或有告翼往在幽州欲同尉遲迥按驗以無實見原三年薨於本位加贈六州諸軍事蒲州刺史謚曰穆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子璽嗣

璽字伯符少有器幹仕周位職方中大夫封黎陽縣公宣帝嗣位轉右勲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隋文帝受禪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歷汴邵二州刺史所歷並有恩恵後檢校江陵揔管邵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歷洛熊二州刺史亦粗

有惠政以疾還京師卒於家謚曰靜有子志本璽弟詮位上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詮弟讓儀同三司翼弟義

義字慈恭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踐阼遷安武太守專崇教化不尚威刑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是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化大洽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即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帝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

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謗訕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王謙構逆隋文帝謀將於高熲熲言義可爲元帥文帝將任之劉昉曰梁睿任望素重不可居義下乃以睿爲元帥義爲行軍總管將左軍破謙將達奚惎於開遠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歲餘以疾免歸卒於京師贈豫州刺史謚曰剛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以父功賜爵城安縣男位小承御上士隋文帝爲丞相引爲外兵曹及踐阼遷

内史舍人進爵爲子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右衛長史舍人如故後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沈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命之賦詩宣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招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隋文帝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

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荊巫周德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地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安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二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則巨猾息其非望姧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熲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

王秀鎮於蜀宣敵常以盛滿之誡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志焉未幾卒官年二十九義弟禮上將軍趙州刺史安平郡公禮弟智初爲開府以受宣帝密旨告齊王憲反遂封齊國公尋拜柱國位大司空智弟紹上開府綏州刺史華陽郡公紹弟弼上儀同平恩縣公弼弟蘭上儀同襄陽縣開國公蘭弟曠上儀同贈恒州刺史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己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稀矣洛拔任參內外以功名自終烈氣槩沈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殆禦侮之臣乎忠以梗朴見親秉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己苟

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不至誅滅抑其幸也謹貞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爲大廈之棟梁擬巨川之舟檝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禮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以滿盈爲誡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翼既功臣之子地則姻親荷累葉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與存與亡加以揔戎馬之權受扞城之託智能足以衛難勢力足以勤王曾無釋位之心但務隨時之義孔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非一繩之罪也義運屬時來宣其力用崇基弗墜析薪克荷

盛矣

列傳第十一　　北史二十三

方洽周益　周　之冕　孫　粹然　校正

崔逞 子賾 六世孫贍 孫彧 儦 玄孫冏 休 五世孫㥄 逞兄遹

王憲 曾孫昕 晞 皓

封懿 族曾孫回 回弟肅 回子隆之 回族弟述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氏爲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暐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暐滅苻堅以爲齊郡太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爲翟遼所虜以爲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爲秘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驎立逞攜妻子歸魏

張衮先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拜尚書録三十六曹別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道武攻中山未剋六軍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鴞食葚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葚當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内賊未平兵人安可觧甲收葚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侵晉襄陽戍將郗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書云賢兄武步中原道武以爲悖君臣之體敕逞與張衮爲遵書答使亦貶其主號以報之逞衮爲書乃云貴主帝怒其失旨黜衮遂賜逞死後晉荆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

遂皆將來奔至陳留聞逞被殺分為二輩一奔長安一奔
廣固帝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子毅禕嚴頤
初逞之内徙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歸慕容德
於廣固獨與小子頤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為譴
頤字太冲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聞宋以其兄譚為
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用其兄我豈無冀州地邪乃以頤為
冀州刺史入為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為南秦王奉使
數返光揚朝命太武善之後與方士韋文秀詣王屋山造
金丹不就眞君初卒始崔浩與頤及滎陽太守模等年皆
相次浩為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為親浩恃其家

世魏晉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雖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模嘗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顒小名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二家獲免顒五子少子叡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至叡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在北一門盡矣

彧字文若頤兄褘之孫也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彧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之抽針即愈後位冀州別

駕性仁恕見疾者喜與療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彧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仕魏太中大夫司徒長史景哲子囧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仕魏為司空參軍齊天保初為尚藥典御歷高陽太守太子家令武平中為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從幸晉陽嘗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精如此囧性廉謹恭儉自修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誡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乘福輿

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誠歟吾沒後斂以
時服祭無牢餼棺足周屍瘞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修遵
父命景哲弟景鳳字鸞叔位尚藥典御
休字惠盛曾祖諲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靈和宋員外
散騎侍郎父宗伯始還魏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
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嶷欽
其人望爲長子娉休姊贈以財貨由是少振孝文納休妹
爲嬪頻遷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勤學公事軍旅之隙手不
釋卷禮遇亞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海王詳爲尚書
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詔以北海年少百揆務

殷便以委休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後從駕南行及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弟夤又亡固求出爲勃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政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姦盜莫不禽翦清身率下部內安之時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恒千餘人所在多不見容休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以與諸王交游免官後爲司徒右長史公平清潔甚得時譽歷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稱二州

懷其德澤入爲度支七兵殿中三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故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下意處不可異也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娶丞相高陽王雍女女適領軍元乂庶長子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此憚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違母情以妻乂子議者非之

子㥄

㥄字長儒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知名爲魏宣武挽郎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散騎侍郎坐事免歸鄉里冀部豪傑之

起爭召悛兄弟悛中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三百騎劫取之
以爲師友齊神武至信都以爲開府諮議參軍歷給事黃
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言節閔
帝賢明可主社稷悛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
王既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
舉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爲孝武以建
義功封武城縣公悛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
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齊文襄以石愷爲太守令
得專殺愷經悛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
悛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

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及遇赦出復爲黄門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㥄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㥄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㥄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又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㥄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㥄急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㥄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祕書監以母憂去官服終兼

太常卿轉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㥄有文學偉風貌寡言
辭端嶷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
精神太遒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讙㥄後到
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為
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㥄以籍地自矜
常與蕭祗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少遐晚謂㥄曰驚
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㥄亦無言直曰尒每謂盧元明曰
天下盛門唯我與尒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
神武葬後㥄又竊言黃頷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
以告暹暹啓文襄絕㥄朝謁㥄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

領兒何足拜也於是鏁悛赴晉陽訊之不服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悛在禁謂邢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邢出告悛子贍曰尊公意正應欲結姻陳元康贍有新生女乃許妻元康子元康爲言於文襄曰崔悛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悛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悛若在所作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曰然則柰何元康曰悛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段孝先亦言悛勳舊乃

捨之㥄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
以爲黃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齊天保初除侍中監
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别封新豐縣男回授第九弟
子約㥄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
太后爲博陵王納㥄妹爲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
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跪
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爲東兖州刺史復
携馮氏之部爲馮氏厭蠱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受納
狼籍爲御史劾與㥄俱召詔付廷尉諸因多姦焉獄中致
競尋別詔斬馮氏於都市支解爲九段㥄以疾卒獄中㥄

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誥表檄多㥄所
爲然性修耽財色於諸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
之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悅之曰
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㥄子贍
贍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爲
後來之秀初潁川荀濟自江南入洛贍學於濟故得經史
有師法侍中李神儁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贍歎謂邢卲
曰昨見崔㥄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
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高岳辟爲開府西
閤祭酒博陵崔暹爲中尉啟除侍御史以父與暹隙俄而

去官神武召與北海王晞俱爲諸子賓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文襄崩祕未發喪文宣命贍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㥄俱侍宴爲詩詔問邢邵等曰今贍此詩何如其父咸曰㥄博雅弘麗贍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冕宴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爲崔贍父子楊愔欲引贍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愔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崔贍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其日奏用之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媿裴子乎皇建

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友槩將東
還贍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鄉尤甚
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贍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
不堪敷奏孝昭踐阼皇太子就傅受業除太子中庶子徵
赴晉陽敕曰東宮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
故勞卿朝夕遊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贍專在
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
敕贍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主司以爲後式時詔議
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爲一議朝士莫不雷同贍別立
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贍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家大

典少傅名位不輕贈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詰其不
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崔贈居聖朝顯職尚不免
見疵草萊諸生欲云何自進贈容貌方嚴詞旨雄辯收歎
遽竟無一言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
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絶倒從者遥見以為
中惡此碑乃贈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贈經熱病面多
瘢痕然雍容可觀辭韻温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
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
相對揚者其見重如此還襲爵武城公再遷吏部郎中因
患耳請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

諞急以贍舉措舒緩曹務煩劇附驛奏聞因見代遂免歸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卒贈大理卿濟州刺史謚曰文贍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飡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贍食便往造焉贍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贍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筯恣情飲噉贍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籍者為潦倒而贍終不改

焉常見選曹以劉逖爲縣令謂之曰官長正應子琮輩乃
復屈名人邪子琮聞之大怒及其用事幾敗焉有集二十
卷愔弟仲文有文學太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
馬尾度河波中乍沒乍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
接及至謂曰卿爲君爲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
忠臣也後文襄欲使行青州聞其多醉乃止天保初愔爲
侍中仲文爲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嘗
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宣怒將罰之試使爲觀射詩十韻操
筆立成乃原之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卒子偃太子洗馬
尚書郎偃弟儦

儦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初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脩律令尋兼散騎侍郎使陳還待詔文林館歷尚書郎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儦者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思道與儦嘗酒後相調儦曰偃蹇無聞思道譏儦云高曾官薄齊亡歸鄉仕郡爲功曹補主簿隋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兼內史舍人後兼通直散騎侍郎聘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以聾耳常得無事一醉輒八

曰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儦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
妻娉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儦敝衣冠
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儦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
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
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儦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
仁壽中卒於京師子世濟仲文弟叔仁輕俠重矜期仕魏
爲頻州刺史以貪汙爲御史中丞高仲密劾賜死於宅臨
刑賦詩五絶與諸弟訣别不及其兄愎以其不甚營救也
子彦武有識用隋開皇初位魏州刺史叔仁弟叔義魏孝
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初叔義父休爲青州刺史放盜魁令

出其黨遂以為門客在洛陽與兄叔仁鑄錢事發合家逃逸叔義見執時城陽王徽為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為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書而殺之叔義弟子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為中書郎為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性兼使氣後自修改閉門讀書當時稱為博洽後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為陽斐副恥居斐下自負才地呼斐為陽子語輒折之還卒於路子拯位太子僕武德郡守子侃弟子植位冀州別駕走馬從禽鬃挂木而死子珪子植弟子聿位東莞太守子聿弟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禫月兄子

度死又百日不入房長八尺餘姿神儁異潛觀梁使劉孝儀賓從見者駭曰武定中爲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贍俱詣晉陽寄居佛寺贍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爲二天人也乾明中爲考功郎病且卒謂贍曰自諸兄殁而門業頹替居家大唯吾與尒命之脩短冒何足悲汝能免之吾不餧矣休弟貴字敬禮位太子舍人卒贈樂安太守妻樂安王長女晉寧公主也貞烈有德行子愍字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悛爲長謙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娣姒尚之感其義於

是同日成婚休誡諸子曰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堂意若
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亡枕中有書如平生所誡
諸子奉焉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
大二小二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爲著作佐郎監典校
書後爲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手抄
八千餘紙天文律曆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開解晚頗
以酒爲損還司徒諮議修起居注加金紫光祿大夫後兼
散騎常侍使梁將行謂人曰我危在吳國忌在酉年今恐
不免及還未入境卒年二十八贈南青州刺史暹兄遹
遹字寧祖亦有名於時爲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邑黎二

郡太守適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譽延壽子隆宗簡率友悌居喪以孝聞位蘭陵燕二郡太守仁信待物撿慎至誠故見重於時卒贈齊州刺史謚曰孝子敬保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冀州刺史敬保子子恂位魯郡太守早卒子恂弟子安子昇武定中連元瑾事伏法逞宗人模字思範琰兄霸之後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模仕宋爲滎陽太守神䴥中平滑臺歸降後賜爵武城男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雖爲崔浩輕侮而不爲浩屈與崔頤相親往來如一家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

規贖歸之其母張曰汝父志懷無決必不能來行人以賄至都模果顧念幼度等指謂行人曰何忍捨此輩致爲刑辱當爲尒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我乃授以申謨宋東郡太守也神䴥中被執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爲閹人初眞君末模兄協子衰利爲宋曾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寗太守卒衰利二子懷順次恩仍居宋青州懷順以父入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懷順迎衰利喪還青州云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爲氏仍居海岱祖猛仕苻堅位丞相父休

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爲
丞相永爲慕容永所殺憲匿於清河人家皇始中乃歸魏
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爲本州中正領選
曹事兼掌門下太武即位遷廷尉卿出爲上谷太守賜爵
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復移中都歷
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出爲并州刺史又進北海
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年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禮
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謚曰康子崇襲崇弟嶷字道長孝
文初爲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塡門嶷
性儒緩不斷終日昏睡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而二人

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出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語曰
實嶷實昏終得保存後封華山公入爲内都大官卒子祖
念襲爵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位南兖州刺史坐受
所部荆山戍主杜虔財又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糾
劾會赦免卒官贈豫州刺史謚文昭長子昕
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曰以中疊擧手極上爲率與太
原王延業俱詣魏安豐王延明延明歎美之太尉汝南王
悅辟爲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昕恥
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
令騎兵在前手爲驅策昕捨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

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昕獨執板却立悅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輿牀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寀從厮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卧於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王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寮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後除著作佐郎以兵亂漸起將避地海隅侍中李琰之黃門侍郎王遵業惜其名士不容外任奏除尚書右

外兵郎中出爲光州長史故免河陰之難遷東萊太守于時年凶人多相食昕勤恤人隱多所全濟昕少時與河間邢邵俱爲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執我邵乃免太昌初還洛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素以爲人之師表元象元年兼散騎常侍聘梁魏收爲副並爲朝廷所重使還高隆之求貨不得諷憲臺劾昕

收在江東大將商人市易並坐禁止齊文襄啓救之累遷
祕書監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
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
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為笑樂昕聞之詣邵曰卿不識
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頃之以被謗左遷
陽平太守在郡有稱績文襄謂人曰王元景殊獲我力由
吾數戲之其在吏事遂為良二千石齊文宣踐阼拜七兵
尚書以參議禮封宜君縣男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
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
輩文宣以昕疏誕非濟世才罵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

之者云王元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曰元景本自庸才素無勳行早霑纓紱遂履清途發自畿邦超居詹事俄佩龍文之劍仍啓帶礪之書語其器分何因到此誠宜清心勵己少酬萬一尚書百揆之本庶務攸歸元景與奪任情威福在己能使直而爲枉曲反成絃害政損公名義安在僞賞賓郎之味好詠輕薄之篇自謂模擬傖楚曲盡風制推此爲長餘何足取此而不繩後將焉肅在身官爵宜從削奪於是徙幽州爲百姓所任運窮通不改其操未幾徵還奉敕送蕭莊於梁爲王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帝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

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
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文宣
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楊愔微爲解之帝謂愔曰王元
景是尒博士尒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疾
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屍漳
水天統末追贈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顗嗣卒於燕
郡太守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醞籍
世號王氏九龍昕弟暉昭晞晧最知名暉字元旭少與昕
齊名兼多術藝卒於中書舍人贈兗州刺史昭字仲亮少
好儒術又頗以武藝自許性敦篤以友悌知名卒於考功

郎中

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麗絕當時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啟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遨遊鞏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為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

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書勸令赴睎復書曰
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猘吾
豈願其必猘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説足下
既疑其非猘亦可疑其是猘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猘而營
護雖非猘亦無損疑其非猘而不療儻是猘則難救然則
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若王睎無可惜也則不
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
威德所被飈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
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
俄而信返睎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

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贍頓丘李庱范陽盧正通首膺此
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
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不負義方卿祿位當亞吾弟
若苟使回邪致相詿誤辠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
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公演友齊天保初行太
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
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
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
杖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毆
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

毋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睎還汝乃釋睎令往王抱睎曰吾氣息惙然恐不復相見睎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彊坐而飯睎由是得免徙還爲王友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睎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絶主上顒顒賴殿下扶翼王深納焉常從容謂睎曰主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尒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睎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

諫王曰今朝廷乃尒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歔欷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王承閒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伏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卧得解尒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晝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眞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

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沖未
堪多難而使佗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
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沖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默
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睎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
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
自擬周公睎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邪王不荅帝
臨發敕王從駕除睎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
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延
睎謂曰不早用卿言使君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
暫清終當何以處我睎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

出虜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
叡為左長史晞為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以晞儒緩
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賢每見煎迫
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正法繩之晞曰
朝廷比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
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
道不恒虧盈迭至神機變化盻蠁斯集雖執謙挹粃糠神
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人之基王曰卿何敢須發非所
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
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

難臣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伏隸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既發論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相日敦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阼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後

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
假非局司但有所懐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
尚書楊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竝入東
廊共舉録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
或道德高儁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
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等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
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
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典御食畢景聽還時百
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
趨拜尋拜爲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授皇太子太子釋

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世帝
將北征敕問比何所聞睎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
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睎曰鑾駕巡狩爲
復何爾若輕有征戰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
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
枉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楊休之王睎數
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睎脛各四十帝斬
人於前問睎曰此人合死不睎曰皐實合死但恨其不得
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
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睎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

睎勿自踈睎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睎中的當得絹為不書箭有司不與睎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睎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睎妻睎令妻答妻終不言睎以手撩胷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睎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

不移在幷州雖戎馬塡閭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諳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晩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改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迫懼有土賊而晞温酒服膏曾不一廢每不肯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齊亡周武帝以晞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

州刺史
皓字季高少立名行爲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儒
緩亦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乗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
自言失馬虞候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
前方云我馬尚在爲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寮
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大鵬始欲舉鷰雀何啾
唧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是喧笑季高不復
得言大寧初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天統末修國史尋除
通直散騎常侍卒贈郢州刺史子伯奉朝請待詔文林館
晧弟曄字季炎卒於滄州司馬

封懿字處德勃海蓨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容暐吏部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與孚雖器行有長短而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中書令户部尚書寶敗歸魏除給事黄門侍郎都坐大官章安子道武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疎慢廢黜還家明元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為侯卒官懿撰燕書頗行於世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誅臨刑明元謂曰終不令絶汝種也將宥汝一子玄之以弟虔之子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赦磨奴刑為官人崔浩之誅也太武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由浩也後為中曹監

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卒於懷州刺史贈勃海公謚曰定以
族子叔念爲後
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慕容暐太尉奕之後也父鑒初磨
奴既以回爲後請於獻文贈鑒寧遠將軍滄水太守回襲
磨奴爵富城子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山人愿朴父子賓
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勤令別處其俗遂改明帝時爲瀛州
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表求振恤免其兵調州
内賴之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滎陽鄭雲諂事
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爲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
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荷國寵

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冝思方略以濟百姓
如何見造問興生平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
轉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劾奏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兄
麗妻崔氏姦通時人稱之後爲殿中尚書右光祿大夫莊
帝初遇害河陰贈司空公謚曰孝宣長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寬和有度量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
冀州自號大乘衆五萬人隆之以開府中兵參軍與大都
督元遥討之獲法慶賜爵武城子累遷河内太守未到郡
屬尒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持
節東歸圖爲義舉遂與髙乾等夜襲冀州克之乃推爲刺

史及齊神武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隨高乾奉迎於滏口中興初拜吏部尚書韓陵之役留隆之鎮鄴城未幾徵爲侍中封安德郡公于時朝議以尒朱榮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爲人臣親行殺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之理以參議麟趾閣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爲斛斯椿等所構逃歸鄉里齊神武召赴晉陽魏孝靜立除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加開府累遷尚書右僕射及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陰招冀州豪望爲內應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隆之

首參神武經略奇謀皆密以啓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卒於齊州刺史贈司徒神武以追榮未盡復啓贈太保謚宣懿神武後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憶隆之顧冀州行事司馬子如言其德美爲之流涕令以太牢就祭隆之歷事五帝以謹素見知凡四爲侍中再爲吏部尚書一爲僕射四爲冀州刺史每臨冀部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物情如此子子繪嗣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釋褐秘書郎累遷平陽太守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神武從之仍令子繪修開旬日而

就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神武崩祕未發喪文襄以子繪爲勃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勳臣官望但須鎮撫且衣錦書遊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略不勞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大寧三年爲都官尚書高歸彥作逆命子繪參贊軍事賊平敕子繪權行州事徵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卒謚曰簡子寶蓋龍襲子繪弟子繡位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淮南子繡城陷送揚州齊亡後逃歸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貌儒雅而使氣難犯兄女壻司空婁定遠爲瀛州刺史子繡爲勃海太守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讌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鳴鼓集衆將攻之定遠

免冠拜謝久之乃釋隆之弟輿之字祖胄經明行修恬素
清靜位瀛冀二州刺史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譽卒以
隆之佐命功贈殿中尚書雒州刺史謚曰文子孝琬字士
倩七歲而孤爲隆之鞠養慈愛甚篤隆之啓以父爵富城
子授焉位東宮洗馬卒贈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
詠太子少師邢邵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
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
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脩飭學尚
有風儀位祕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在道遥授中書侍
郎還坐受魏收囑牒其門客從行事發付南郡獄決鞭二

百除名後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瓌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爲范陽王妃爲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一百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死還鄴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沈廢士開死後爲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和好以爲聘周使副祖珽輔政奏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

自立善談戲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以祖珽好自
矜大侫之云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
尋以本官兼尚書右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
獻者為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為沙門統
後主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僧
尼他事訴者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賄致
於極法其家珍異悉以没官由是正授左丞仍奏門下事
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意遇漸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
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同死子君確君靜二
人從北邊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南安敗君確等二人皆

坐死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辯有世用封琰城子位青州刺史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沙苑之敗延之棄州北走以隆之故免其死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謚文恭子纂嗣鑒長子琳字彥寶位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有識者稱之歷位太尉長史司宗下大夫南夏青二州刺史光祿大夫琳弟子肅

肅字元邕愽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尚書左中兵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與崔勱勱從兄鴻尤相親善所制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懿從兄子愷字思悌奕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

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
玄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獻
文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
休傑位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回族叔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
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
多矣頗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
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
而後爲賢言者慙退以兼員外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
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

乃北面受旨使還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海太守崔
休入爲吏部郎中以已考事干軌軌曰法者天下之事不
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爲儒雅除
國子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
懌表脩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
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户八牕鄭玄
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
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
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
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户者達四時八牕者通八風

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兆毀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黄圖白武通蔡邕應邵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後卒

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初軌深爲郭祚所知祚常謂子
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
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之津梁
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
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
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
慎言脩身之本姦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遠佞
防姦四戒文多不載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
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參焉雅爲太保崔光僕射
游肇所知賞大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

命偉伯爲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時朝廷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又撰封氏本錄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爲關西行臺引爲行臺郎及寶夤爲逆偉伯與南平王固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永安中贈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無子轉授弟翼翼弟述

述字君義有幹用天平中爲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爲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所删定齊受禪累遷大理卿清河三年敕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

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歷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述又為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為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進趣頗致嗤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騾乃嫌腳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為悋嗇所及每致紛紜子元蒨位太子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闚涉經史以清素自持位尚書左丞濟南

太守歷官皆有幹局才具臨郡甚著聲績隋開皇中卒

論曰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忽微慮遠俱以爲災休立身有本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公之才猶且爲累况未足諭其高下能無及乎贈詞韻温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景昆季履道標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勞霸業子繪寔隆堂構可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斂爲𢙣無乃鄙哉

列傳第十二　　北史二十四